

紅
學
六
十
年

潘
重
規



許里規 著

紅學六十年

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

紅學六十年

著者：潘 重 規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2巷一弄四號之一
中華民國臺北市郵政信箱七——九九號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八

實價新臺幣六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初版

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爲內版臺業字第一八五六號

定價新台幣捌拾元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紅學六十年 目次

紅學六十年·····	一
讀列寧格勒紅樓夢抄本記·····	一五
論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的批語·····	四一
紅樓夢的纂成目錄分出章回·····	六〇
「近年的紅學述評」商榷·····	八一
「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」答余英時博士·····	一〇〇
附 錄	
近年的紅學述評·····	一一七
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的商榷·····	一四四
由潘重規先生「紅樓夢的發端」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·····	一五八
誰「停留在猜謎的階段？」·····	一八〇
敬答中文大學紅樓夢研究小組汪立穎女士·····	一九三

吾師與真理·····	二一〇
紅學討論的幾點我見·····	二一六
論「紅樓夢」研究的基本態度·····	二一九

紅學六十年

研究紅樓夢已經成爲一門學問，而且「紅學」這一名詞，也已取得海內外學術界的承認，似乎不須在此多加解說了。

民國五十五年，我在香港曾作一次講演，講題是「紅學五十年」。我認爲自從民國六年，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隱一書，引起和胡適之先生的論戰。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，的確和清儒治經方法非常相似。而且經論戰以後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。因此不斷的覓求新資料，發掘新聞題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。所以我認爲真正的紅學，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。我講「紅學五十年」，即在說明自民國六年至民國五十五年整整五十年的紅學發展，同時也提出了我個人發展紅學的計劃。今天我的講題是「紅學六十年」，意思著重在續講近十年紅學的發展。不過講述近十年紅學之前，似乎有簡單補敘前一段時期的必要。

我們知道蔡胡論戰的時期，蔡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校長，胡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，都是受國際學術界重視的人物。因此，這次論戰特別轟動。論戰的結果，胡先生的主張，可以說得到了壓倒的勝利。簡單說來，蔡先生認爲紅樓夢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，書中本事，在弔明之亡，揚清之

失。書中人物，多影射漢族仕清名士。胡先生則認為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。他指斥蔡氏考定劉姥姥是湯潛庵一類的詰難，痛快淋漓，使蔡先生無詞以對，他又考得曹雪芹的家世，發現脂評紅樓夢抄本，故斷定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，後四十回是高鶚所偽造。胡先生認為這是歷史考證方法的成功，因此博得一般學者的信從。魯氏的小說史略，以及日本歐美甚至整個世界談紅樓夢的人士，全都採用了胡先生的學說。民國四十六年，我參加在西德舉行的漢學會議，當我發表對紅樓夢作者的意見時，一位外國教授即起立發言，認為胡先生的說法已成定論，不容再加批評。可見這幾十年來，說得上是定於一尊的「胡適時代」。但在民國四十年，我對胡先生學說提出懷疑，可能是胡先生學說受到搖撼的開始。過去蔡元培容庚雖然提出異議，但經胡先生反駁後，便聲氣消沈。而我提出的問題，胡先生卻始終未能答復。在那年的五月廿二日，臺大中文系學會邀我作一次紅學演講，我提出了我的具體意見。簡單說來，胡先生重要的主張有三點：

一、紅樓夢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；

二、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所偽造；

三、紅樓夢是作者隱去真事的自敘傳，書中甄賈兩寶玉，即是曹雪芹的化身，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。

在舉世風從胡先生說法的時期，我對於胡先生的說法卻不敢輕信。第一，我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傳的說法，與紅樓夢內容不合。試看紅樓夢全書，一方面對賈府的描寫，着意鋪排成帝王的氣派，如秦可卿的出喪（第十三回），史太君的做法（第七十一回），這在曹家如何附會得上！

另一方面，紅樓夢的作者對於賈府的惡意仇視，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，焦大、柳湘蓮的當面明罵，尤三姐託夢時的從旁控訴（庚辰、戚本第六十九回），在在都表現作者對賈府的痛恨。如果作者不是曹雪芹，他為什麼要詆毀他列祖列宗如此不堪呢？可見自敘傳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。第二，胡先生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鶚偽造，他的考證說：「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，後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，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，因為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！」照胡先生的說法，世間奇巧的事便是作偽的鐵證，這是根本不合邏輯的推論。我曾經舉出曾國藩莫友芝翻刻胡克家本通鑑一椿事實。當他們開工之後，聽說胡刻板片還在鄱陽，就把它買來，只存前二百零七卷，缺了後面八十餘卷，天下事可也真巧，他們書局刻的板片，剛剛從最末一卷，倒刻上來，又剛剛刻到缺板為止，恰恰對頭，混然相接。世間居然有「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」！胡先生為什麼硬要說「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間，高鶚和程偉元串通起來，把高鶚續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併起來，用活字排成一本，又加上一篇序，說是幾年之中蒐集起來的原書全稿」呢！（語見胡氏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）所以從證據和邏輯上，我認為對「高鶚偽作」的判案是不能成立的。當年胡先生和許多學術界的朋友對我紛紛指斥，但是我反求諸心，並沒有絲毫動搖。我只是心口相語，要解決此一問題，必須在八十回抄本新材料之外，再發現百二十回抄本，才有解決的希望。此一希望，期之十年百年，能否及身見到，真是渺茫得很。不料在十年前，也即是我與胡先生辯論的十年後，新發現的「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」，竟得影印面世。根據這一部重要的新材料，胡先生「高鶚偽造」的說法非修正不可。第三，紅樓夢是什麼人作的？一直是一個猜不透的

謎。早期留下的抄本，沒有一部署名是曹雪芹作的。最初刊印紅樓夢的高鶚、程小泉，他們在序言中，只說：「石頭記是此書原名，作者相傳不一，究未知出自何人，惟書中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。」以高鶚與雪芹時地之近，只說是「究未知出自何人」，可見此書作者諱莫如深，才會有此現象發生。胡先生發現了庚辰本後寫的跋文（胡適近著第一集）說：

此本有一處註語最可證明曹雪芹是無疑的紅樓夢的作者。第五十二回末頁寫晴雯補裘時：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」。下有雙行小註云：「按四下乃寅正初刻。寅此樣寫法，避諱也。」雪芹是曹寅的孫子，所以避諱「寅」字。此註各本皆已刪去，賴有此本獨存，使我們知道此書作者確是曹寅的孫子。

胡先生舉出了曹雪芹作紅樓夢的鐵證。但庚辰本第廿六回，薛蟠對寶玉說看見一張落款「庚黃」的好畫時，卻把寅字又寫又說，又是手犯，又是嘴犯。如果說避諱的寫法，作者便是曹雪芹；那不避諱的寫法，作者就斷不是曹雪芹了。現在流行的坊本紅樓夢署名曹雪芹、高鶚為作者，這是書店後加的，原始的紅樓夢是沒有作者的署名的。

現在要談到我個人的觀點了。我認為紅樓夢作者所處的時代，是漢族受制於滿清的時代，一班經過亡國慘痛的文人，懷着反清復明的意志，在異族統治之下，禁網重重，文字之獄，叫人悲憤填膺，透不過氣來。作者懷抱着無限苦心，無窮熱淚，憑空構造一部言情小說，借兒女深情，寫成一部用隱語寓亡國隱痛的隱書，保存民族興亡的史實，傳達民族蘊積的沈哀，想衝破查禁焚坑的網羅，告訴失去自由的並世異時的無數同胞，指示他們趨向自救的光明大道。作者處在異族

嚴密監視之下，真事尚要隱去，真姓名自然不敢暴露了，這便是紅樓夢究不知何人所作的原因。他既不能明說，又不甘心不說；他所說的既怕人知道，又怕人不知道，所以要巧妙地運用隱語來表達隱事。我們發現隱語涵義以後，便發現紅樓夢的原作者不可能是旗人曹雪芹。我提出前面許多詁難，胡先生都未作答。只是後來胡先生自美國見面時，胡先生說：「旅居國外，缺乏新材料，暫時不能答覆。」這是胡先生學說接受了嚴格的批判和懷疑的開始。

在這以後，和胡先生同時同調的俞平伯先生仍留在北平，除發表一些零星紅學文字外，曾將他早年出版的紅樓夢辨，修訂成紅樓夢研究一書，於民國四十一年出版。他又在民國四十三年，完成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。對於研究脂評的讀者，是有一定的貢獻。還有周汝昌，在民國四十二年，出版了紅樓夢新證一書，蒐集有關曹雪芹的資料非常豐富。其他如吳恩裕的有關曹雪芹八種、有關曹雪芹十種，都是着眼在有關曹氏的文獻。林語堂先生，在民國四十七年，發表了「平心論高鶚」一文，除了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外，他分析脂評及文章的內容，得到後四十回是高鶚據曹雪芹的遺稿而補訂的結論。此外，民國五十年，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吳世昌，用英文寫成「紅樓夢探源（On the Red Chamber Dream）」一書，外國學者讀紅樓夢的頗受此書的影響。在此同時，流通的紅樓夢資料也着實不少。除民國元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外，有民國四十四年影印的乾隆庚辰脂評本；民國五十年，有胡適之先生影印所藏的甲戌本；民國五十一年，有大陸影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，臺北韓鏡塘先生影印的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排印本紅樓夢。還有啓功的注釋本，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。以至周春閱紅樓夢隨筆、裕瑞棗窗

開筆、敦誠的四松堂集、敦敏的懋齋詩鈔、明義的綠煙瑣窗集、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，也都紛紛影印流通，這些全是發源於蔡胡論戰衝激的力量，匯成的浩浩長流，確實供給了研究紅學的人士不少的資料。

我在「紅學五十年」的演講中，回顧過去，瞻望未來，提出了我的願望。我呼籲愛好紅樓夢的人士，無論他對紅樓夢看法如何，必須設法豐富紅樓夢本書及有關的資料。要儘量流通所有的資料，要盡力整理所有的資料，要好好利用所有的資料。我建議做幾件具體的工作：第一，影印已發現的資料；第二，整理已流通的資料。整理資料，是運用的準備，是研究工作的奠基。眼前應該着手的工作，有①各脂評本和程甲程乙本的校勘；②各脂評本評語的收集和校訂；③書中人名物名等等的索引；④各種參考資料的索引和提要；⑤有關紅樓夢研究問題叢書的結集等項。末了，我提出胡適之先生指示研究紅樓夢的方法說：「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，考定這書的著者是誰，著者的事蹟家世，著書的時代，這書會有何種不同的本子，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，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。」我覺得，除胡先生所說之外，我們還須熟讀深思，涵泳全書描寫的內容和結構技巧；我們還須高瞻遠矚，洞觀整個時代和文學傳統的歷史背景。庶幾能體會到紅樓夢作者的苦心，認清紅樓夢的真面目。

以上簡述「紅學五十年」的大概，現在應該敘述最近七、八年來紅學發展的情況了。當我演講「紅學五十年」的那年，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中文系開設了一門「紅樓夢研究」的選修課程，成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。創刊紅樓夢研究專刊，把研究講習所得發表出來，求正海內外的通人。六

、七年來，前後舉辦了紅樓夢研究展覽三次，出版了紅樓夢研究專刊十輯。在這不長不短的時間裏，組員寫成專書的，有陳慶浩的紅樓夢脂評的研究、葉玉樹的吳世昌紅樓夢探源譯評、鄧美玲的紅樓夢詩詞曲與人物之研究等。還有小組組員合編的研究資料索引多種，如紅樓夢俗話初探、紅樓夢詩輯校、紅樓夢詩話、紅樓夢聯語、詞、曲、雜文輯校、紅樓夢謎語輯校、略論紅樓夢的謎語、新編紅樓夢脂硯評語輯校；其中由組員陳慶浩主編的新編脂評輯校，已由紅樓夢研究小組和巴黎第七大學東亞教研中心聯合出版。還有各脂評本和程乙本的校勘工作，也進行了一部份。在展覽期間，方豪教授、周策縱教授曾蒞臨演講，對小組的工作，頗承獎許。其他各地專家，如美國的趙岡、李田意、柳無忌諸教授，日本的橋川時雄、神田喜一郎、伊藤漱平諸教授，澳洲的柳存仁、李克曼諸教授，在香港的蔣彝、宋淇諸教授都給予我們非常多的贊助和鼓勵。近七、八年來，我又利用寒暑假，一度在韓國、美國、列寧格勒，數度在日本、巴黎、倫敦、意大利，一方面向學者請教，一方面注意新發現的材料。因此對今日全世界紅學的發展，有一概略的認識，我願意藉今天的機會，向各位作一簡單的報告，並請指教。

首先說到紅樓夢的譯本。周汝昌紅樓夢新證著錄了英文七種、德文一種。一粟紅樓夢書錄著錄了英文六種、德文法文各一種，另有蒙文、錫伯文、日文共五種。吳世昌「紅樓夢的西文譯本和論文」列舉了英譯本七種、俄譯本二種、德譯本三種、法譯本四種、意譯本一種，共計十七種。他說：「到目前為止，在西文中此書的全譯本只有俄文。英文譯本現在流行的有三種，都是節譯。法文有了全譯，但尚未出版。」據我近年接觸，知道英文已有彭壽先生（Mr. Bonsall）的

全譯本。民國五十六年，我前往倫敦，曾在他的郊居晤談，他將譯文全稿兩篋出示。他從七十歲起，用坊間翻印的程甲本，每日翻譯三小時，頭尾十年，到八十歲，才把一百二十回書譯完。他去世後，他的兒子在美國接洽將譯稿出版。還有牛津大學霍克思教授(Prof. David Hawkes)爲了要翻譯紅樓夢，自動提早退休。今年初，我在巴黎看到他的英譯本第一冊，大約全書即將譯完。日文方面，紅樓夢書錄出版後，有民國四十九年平凡社刊行的伊藤漱平的全譯本。民國五十年，有松枝茂夫的節譯本。民國五十八年，伊藤漱平又修訂他的舊譯本，仍由平凡社出版。韓國由於傳統學風，小說方面，顯得較冷落，不過，也還是有節譯本。吳世昌報導的法文全譯本，近年來經李治華先生修訂整理，不久也將出版。民國五十八年九月，我在意大利聖尼格里亞(Senigalia)出席國際漢學會議，曾會見馬西博士(Dr. Masi Edoerda)，據她說，本來是意大利文全譯本，爲了將就出版商，內容頗有刪節。俄文方面，由巴那札克(НАНАКТОК)和孟西科夫(Меншиков)合譯的紅樓夢，一九五八年，蘇聯國立文學出版社出版。據孟西科夫教授說，全書無省略，韻文部份，是由他執筆的。

再談到全世界各地紅學研究的情況，可以說相當蓬勃。日本方面，各大學開設紅樓夢課程的，東京二松學舍大學有橋川時雄教授，東京大學有藤堂明保教授，京都大學有清水茂教授，大阪市立大學有伊藤漱平教授(現轉任北海道大學教授)。其他如東京都立大學的松枝茂夫教授、慶應義塾大學的松村暎教授、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的太田辰夫教授、天理大學的塚本照和教授，都發表了很多論文。美國方面，威士康辛大學的周策縱教授、趙岡教授，俄亥俄大學的李田意教授，

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志清教授，他們對於紅樓夢都有深刻的研究。趙岡教授和他的夫人陳鍾毅女士除發表了許多論文外，民國五十九年，在香港文藝書屋還印行了紅樓夢新探一書，網羅近年紅學論著甚爲豐富。還有許多美國學人用英文寫成專書或論文的也頗不少。中華民國方面：方豪教授發表了「從紅樓夢所說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」一篇大作（載民國五十八年史學集刊第一期）。其他著作有墨人的「紅樓夢的寫作技巧」、梅苑的「紅樓夢的重要女性」、蘇雪林的「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」、林語堂的「平心論高鶚」、李君俠的「紅樓夢人物介紹」、杜世傑的「悲金悼玉的紅樓夢」、吳靈鈞的「試論紅樓夢」、幼獅書店編的「紅樓夢研究論文集」。由於去國甚久，恐怕還很有遺漏。大陸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樁事，是去年二月，傳出曹雪芹遺著發現的消息。這次發現的材料，一部份是曹雪芹的佚著廢藝齋集稿的大概內容，另一部份包括集稿中「南鷗北鷺考工志」的彩繪風箏圖譜摹本、紮繪風箏的歌訣、考工志的自序、董邦達爲考工志寫的一篇序言、曹雪芹一首自題畫石詩，以及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。這些材料都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多年來首次的發現。根據手稿抄存人的追憶說：抗日戰爭時期，大約在民國卅二年，抄存人在北平的北華美術學院讀書，習繪畫和雕塑。當時有個日本籍教師高見嘉十，願意和他合作編印一部風箏譜，並由抄存者到各圖書館訪借這一類書籍。不久，高見從日本商人金田氏借到一部曹雪芹的廢藝齋集稿，他們不知道曹雪芹的遺著流傳極少，並未注意。只把其中關於風箏的部份，描摹下來，其餘的幾種，都忽略過去了。那個商人金田氏很看重集稿，當他們描摹其中講風箏的部份時，每天親自把書送來，坐待描摹到一定時間，又拿回去。進行了一個多月，工作完成。到民國卅四年，

日本投降，金田氏杳無消息，這部孤本遺稿，也就不知下落。我曾函請伊藤漱平教授注意訪求，但仍未得到消息。據抄存者說，廢藝齋集稿包括八種曹雪芹的稿本，分釘八冊，大小相當於十六開本。除講做菜的一部份字迹是另一個人寫的外，其餘的七卷，都是一個人的筆迹，估計可能是曹雪芹的親筆。第一冊是關於金石的，第二冊題箋爲南鶚北鳶考工志，第三冊是講編織工藝的，第四冊是講脫胎手藝的，第五冊是講織補的，第六冊是講印染的，第七冊是講雕刻竹製器皿和扇股的，第八冊是講烹調的。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，記載曹雪芹的佚事非常的多，不過沒有隻字提到他曾寫過紅樓夢。但就曹雪芹的著作和生平事蹟來說，確是二百年來最豐富的發現了。

最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去年訪問列寧格勒東方研究院時，看到的抄本紅樓夢。這一抄本的發現，最早見於一九六四年莫斯科出版「亞非人民」雜誌 (DARODY AZII I AFRIKI) 第五期刊載孟西科夫及李福親合撰之「新發現的石頭記抄本」。次年，有日本小野理子女士譯文。此抄本除京都大學小川環樹曾在「大安」(書店刊物) 稍加論列外，僅澳洲國立大學柳存仁教授將該文重要部份用中文譯出，並加評述。據孟西科夫的描寫，此一抄本係抄在若干「清高宗御製詩」原有各葉中之襯紙上的。御製詩每面九行，每行十七字，但每兩面皆夾有空白襯紙，抄紅樓夢者即利用該項襯紙爲稿紙，而反以御製詩襯此紅樓夢之抄本。清高宗御製詩實刻六集，此抄本係用第四集及第五集之書葉拆開，就襯紙上抄寫。案乾隆御製詩第四集刻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（一七八三），第五集刻於乾隆六十年乙卯（一七九五）。此抄本共八十回，三十五冊，內缺第五、第六二回。係帕夫露·庫連濟夫 (Pavel Kurliandtsev) 於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由北京携返

俄國。庫氏於距此兩年之前往北京，在俄國希臘正教會學習漢文，因病返俄。將携回的抄本紅樓夢，留存在外交部亞洲圖書館，後即移交列寧格勒分院圖書館。我仔細觀察此抄本，是用竹紙墨筆抄寫的，紙質很薄，並非御製詩集的襯紙。原抄本久經翻閱，每葉中縫均已離披裂開，很不便翻揭，因此必須重加裝釘。重裝時，偏用當朝皇帝的御製詩集反摺起來做襯紙，這真是犯下了藐視朝廷的大罪。現在檢閱每葉裂開的中縫，它的邊緣都粘貼在襯紙上，翻揭起來，便和新書同樣方便。此一事實和抄寫的時期有密切的關係。因為抄本如用御製詩襯葉做稿紙，則抄寫時期必不能在乾隆六十年（一七九五，御製詩五集印成的時間）以前，當然也不會在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，庫連濟夫帶抄本回俄的時間）以後。現在判明此一事實，知道此抄本在乾隆六十年至道光十二年（一七九五——一八三二）期間，曾經重加裝釘。我和孟西科夫教授論及此一問題，孟氏完全同意我的看法。至於抄寫時間，因無題署，自然無法指出它的確鑿年份。此抄本有很多重要的特點，例如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，連接一氣，尚未分開，比早期的庚辰本更為接近原本的真相。我曾在香港雜誌撰文闡明，此處不能詳說。

總之，自從蔡胡論戰以後，一切新材料的訪求、發現和探索，都是希望求得紅樓夢寫作的主旨，究竟是否寓有反清復明的意志，還是如胡氏所說的是曹雪芹的自敘傳，抑或兩者都不是，而是另有涵義的著作，或者什麼都不是，而只是一部單純的言情小說。六十年來，紅學的主要活動，大概都是環繞此一目的而進行的。因為一切文學的寫作技巧，都是為作品的中心思想服務；其技巧的優劣，端視表達中心思想所達成的高低，做為衡量的標準。作品的中心思想不能確定，則

文學批評失去了基本的根據。例如紅樓夢第十九回：「（寶玉）又說，只除了什麼明明德外就沒書了，都是前人混騙出來的。」這番議論和賈寶玉在紅樓夢裏擔任的角色非常不協調。況且「明明德」指的是「大學」，為什麼不說除「大學」外沒書，偏偏要說除「明明德」外沒書呢？還有第十六回描寫鬼判持牌提鎖來捉秦鍾的魂魄，他向鬼判求情，無奈鬼判鐵面無私，有一段話說：「正鬧着，那秦鍾魂魄忽聽見『寶玉來了』四字，便忙又要求道：『列位神差！略發慈悲，讓我回去先和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，就來的！』都判官聽了，先就唬慌起來，忙喝罵鬼使道：『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！你們斷不依我的話，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才罷。』衆鬼見都判如此，也都忙了手足。一面又抱怨道：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，原來見不得『寶玉』二字！依我們愚見，他是陽，我們是陰，怕他也無益於我們。都判道：『放屁！俗話說得好，『天下官管天下民』，陰陽並無二理。別管他陰，也別管他陽，沒有錯了的！」衆鬼聽說，只得將他魂放回，哼了一聲，微閉雙目，見寶玉在側，乃勉強歎道：『怎麼不早來，再遲一步，也不能見了！』」

這都判所說「天下官管天下民」，正是「王者官天下」的意思。寶玉是什麼官？曹雪芹又是什麼官？作者為什麼要把風流瀟灑，不知權力為何物的男主角，描寫成被鬼判聽見了都害怕得魂不附體的人物。這從任何角度來講，都是文章的敗筆。所以脂硯的評語說：「愈不通愈妙」。「愈不通」倒是的評；如果作者沒有特殊的用意，「愈妙」二字便成爲盲目恭維古人的評語了。我們檢閱甲戌、庚辰，有正各抄本，都有「天下官管天下民」一段話，而程高刻本卻把它刪去。我們站